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四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24冊

康有爲《孟子微》研究

洪 鑑 昌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康有為《孟子微》研究／洪鑑昌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2+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四編；第 24 冊）

ISBN：978-986-6449-23-9（精裝）

1. 康有為 2. 孟子 3. 學術思想 4. 研究考訂

121.267

98001907

ISBN - 978-986-6449-23-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四 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6449-23-9

康有為《孟子微》研究

作 者 洪鑑昌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康有爲《孟子微》研究

洪鑑昌 著

作者簡介

洪鑑昌，彰化縣人。93 年 1 月，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曾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文學創作與傳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兼主任；現任長庚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學術專長為哲理散文創作、現代小說研究與教學。最大的願望是自我完成並著作等身。

提 要

《孟子微》完成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冬至日，當時康有為正值戊戌變法失敗，潛逃海外。職是之故，註解《孟子》，不過是藉由孟子代言，以宣傳其變法思想。所謂孟子「微」，乃指「微言大義」，即公羊思想之「三世進化之義」，強調清廷應變法，且因時、因世而變，由「據亂世」、「升平世」、終至「太平世」。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前人的研究成果	1
第三節 研究方向	2
第四節 《孟子微》的寫作時間	3
第五節 《孟子微》的版本	4
第六節 本文的局限	5
第二章 《孟子微》寫作的時代背景	9
第一節 第一次上書不達（光緒十四年～十六年）	9
第二節 教學與著述（光緒十六年～二十一年）	10
第三節 領導維新運動（光緒二十年～二十八年）	11
第三章 《孟子微》的公羊學術淵源	25
第一節 廖平的啓發	26
第二節 公羊學「三科九旨」釋名	28
第三節 公羊學發展的特色——為政治現實的需要提供理論的依據	35
第四節 清中葉以後的公羊學發展	36
第四章 《孟子微》中的「神化孔子」	59
第一節 「神化孔子」的時代背景	59
第二節 「神化孔子」的學術淵源	61
第三節 「神化孔子」的過程	63

第五章	《孟子微》的「三世進化之義」	75
第一節	進化思想的學術淵源	75
第二節	時代背景——宣揚變法維新思想	79
第三節	「仁」的進化論	80
第四節	三世進化與西方制度的比附	89
第六章	《孟子微》中三世進化的「因時觀」	99
第一節	中國在「三世」的定位問題	100
第二節	因時觀	101
第三節	三世模式的「繁複」與「簡化」	104
第七章	《孟子微》的「人性論」	111
第一節	思想淵源——董仲舒、王充的人性論	111
第二節	康有為對「人性」的定義	117
第三節	「魂魄說」	121
第四節	人性論與三世說的關係	124
第八章	結 論	127
參考書目		133
附錄一：	論康有為調和中西思想的契機與方法	
	——以《孟子微》為例	137
附錄二：	康有為的儒家聖人觀	15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就思想的研究而言，《孟子微》是一值得再三研究的題材。首先，康有為並不是真正想要注解《孟子》，而是「託古改制」。藉孟子的權威，來宣揚自己的思想。在《孟子》原文的「形式」底下，注入自己的變法思想。因此，可以從《孟子微》一書中，約略地看出康有為的主要思想。

其次，《孟子》一書本來就有孟子自己的思想。那麼康有為該如何「調和」他自己與孟子之間的思想呢？藉由作《孟子微》的研究，可以觀摩、分析兩個思想之間的調融、引伸、乃至於矛盾的現象。

第二節 前人的研究成果

關於康有為《孟子微》的研究，黃俊傑先生曾寫過〈從「孟子微」看康有為對中西思想的調融〉，〔註 1〕該文以史學的方法，從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將《孟子微》中的觀念與西方觀念作一比對。進而肯定在中西文化交接時，康有為所扮演的「調融」角色，他說：

康有為……努力以孟學中原有的觀念或制度如民本、均平、井田等作為融通中外的契機。《孟子微》全書引介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

〔註 1〕 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3 年 4 月。

平等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重商思想等，確為孟學傳統別開新面，發前人所未發。

以「中西思想的調融」為研究主題，確實指出《孟子微》的特色。但是這對於《孟子微》的思想內容而言，只能說是個「點」，因為在《孟子微》中，所謂「思想調融」的現象，不只在「中西」方面，它還包含了康有為與孟子、康有為與公羊學、公羊學與孟子……等等。因此，本文希望擴大研究範圍，嘗試對《孟子微》作一較為全面的介紹。

第三節 研究方向

關於康有為寫作《孟子微》的動機。康有為認為傳統士人對《孟子微》思想的發明，多偏重於心性一面：

乃僅知其介介之義，而不知其肫肫之仁；僅知證其直指之心，而不知推其公同之理。（《孟子微·自序二》）

康有為對此種現象相當不滿，因此寫作《孟子微》。所謂《孟子微》的「微」是指孔子「三世進化」的「微言大義」。它存在於《孟子》之中，可惜「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康有為希望藉此註解《孟子》以發揚此一微言大義，進而「拯普天生民於卑下鉗制之中」。因此，本文寫作的重點，就在於對康有為「三世進化之義」作一探討。

本文寫作的順序，依序是第二章「《孟子微》寫作的時代背景」。本章對康有為的時代背景、變法思想的宣揚等作一粗略的了解。第三章「《孟子微》的公羊學術淵源」。康有為所謂的「三世進化之義」，源自於公羊學的傳統，而康有為的「三世說」就來自公羊學的「張三世」。因此本章除了對公羊學「三科九旨」的釋名之後，接著對清中葉以後公羊學的發展作一整理，以便了解康有為在公羊思想方面的學術淵源。

以上三章是屬於比較「前置」、「外緣」的性質。從第四章開始，就直接針對《孟子微》展開探討。第四章「《孟子微》中的『神化孔子』」，一個學說或思想要說服他人，就必須要「權威」，孔子就是康有為學說的「權威」、「代言人」。康有為將自己所有的思想，都「託古」給孔子。他甚至將孔子塑造成一位「救世主」。本章的重點就放在康有為「神化」孔子的過程。第五章「《孟子微》『三世』的進化歷程」。本章介紹《孟子微》中，「三世」學說的架構。

「三世」是指人類進化的三個階段與歷程。基本上，康有為的「三世說」是以孔子的「仁」作為進化的標準與動力，而以西方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學說為具體的進化目標，以前者為「體」，以後者為「用」，這也就是黃俊傑先生所謂的「中西思想調融」的部分。第六章「《孟子微》」中三世進化的「因時觀」。上一章介紹「三世」的架構，本章則介紹如何使用「三世學說」。首先，康有為將中國定位在「三世」中的「據亂世」。「據亂世」的進化目標則為「升平世」。因此，康有為強調中國應「因時進化」，實施「升平世」的政治型態——君主立憲。「君主立憲」是康有為一貫堅持的政治主張，即使民國成立之後，他還希望藉由「民六復辟」來實踐這個政治理念。這使得康有為蒙上「落伍」的批評。第七章「《孟子微》的『人性論』」，康有為嘗試以自己的「魂魄說」來調融前人對人性的觀點。雖然他推崇孟子的「性善說」，但實際上，對人性觀點康有為是比較偏向董仲舒的，以為人性未善，而需要教化。這個觀點使得「因時」觀念得到了加強、互證。因為基於現今人性未善，所以當務之急是「開民智」，而不是「躡等」至「性善」的「太平世」。

第四節 《孟子微》的寫作時間

關於《孟子微》成書的時間，康有為在〈自序一〉末，記錄的日期是「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可是在〈自序二〉末，記錄的日期卻是「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註2〕在孔子紀年的部分，相差了一年。到底何者正確？首先，根據康有為的女兒康文珮，在她所作的《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中說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先君四十五歲。……冬至日，《孟子微》成」，記載其父於光緒二十八年冬至日完成《孟子微》。

其次，查康有為其他的著作，凡是同時採用孔子和光緒紀年的作品，二者的差距大多為二千四百二十五年。如《孔子改制考·敘》紀年為「《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光緒二十四」，又《禮運注·敘》，紀年為「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日」，兩者紀年皆相差二千四百二十五年。

〔註2〕北京：中華書局本，在〈自序二〉末有小字「原載1902年《新民叢報》第十號」。

根據以上兩點證據，大體可以確定《孟子微》應是完成於光緒二十八年的冬至日，西元 1902 年，也就是「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

但是有些學者認為《孟子微》應該是光緒二十七年、西元 1901 年，「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的作品。如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楊克己《康梁著述繫年表》等。

然而大抵而言，光緒二十七、二十八年，康有為的思想並無太大的差距，蕭公權將康有為的思想分為兩期：

康氏哲學思想可區分為兩期。第一期大約從 1880 年代到 1910 或 1920 年代初，儒學和大乘佛學仍為其主要的靈感泉源，……第二期包含康氏的晚年，從較超然的立腳點來觀察人與宇宙，以及對西方哲學思想親切的認識。（《康有為思想研究》，頁 132、133）

在蕭氏的分期中，光緒二十七、二十八年，同屬於第一期。因此，判定《孟子微》是光緒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的作品，就康有為的思想分期上，並無太大的意義。

第五節 《孟子微》的版本

關於《孟子微》的版本，本文參考的版本有：

一、康有為：《孟子微八卷》，廣智書局鉛印本。《萬木草堂叢書》本。

二、康有為：《孟子微》，台北：華文，民國 57 年。《不忍雜誌彙編》。

三、康有為：《孟子微》，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年。

四、康有為著、蔣貴麟主編：《孟子微》，台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民國 65 年 9 月 30 日。

五、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孟子微》，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9 月。

這些版本在內容上大致相同，本文以中華書局、樓宇烈整理的版本為主。此一版本乃是據 1916 年上海廣智書局以《萬木草堂叢書》名所出版的單行本為主，加以校點整理的。

《孟子微》曾於西元 1902 年，於《新民叢報》第十號上，以「明夷」筆名刊出〈自序〉，此〈自序〉與《不忍雜誌》和單行本所刊的〈序〉大不同，此〈序〉樓宇烈將其附錄於原本的〈序〉後，而以〈自序一〉、〈自序二〉分別之。

第六節 本文的局限

由於康有爲本人學貫中西，因此他的思想包羅很廣。相對地，筆者詮釋康有爲的思想時，因限於個人學識的不足，可能將使本文產生下列的局限。

一、宋明理學方面

康有爲是粵中名族，世以理學傳家。康有爲自述其爲學的經過時說：

予小子六歲而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乃受經說及宋儒先生之言，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轍。((《禮運注·敘》))

二十七歲以前，「循宋人之途轍」。可見宋明理學對他影響之深。在《孟子微》中，常可以看到康有爲批評朱子的言論。如：

朱子未知生與氣，即未爲知性。且持說未定，而難告子，亦非也。((《孟子微·性命第二》))

宋賢自朱子染於釋氏無欲之說，專以克己，禁一切歌樂之事，其道太轂，近於墨氏，使民情不懌，民氣不昌，非孔子道也。((《孟子微·同民第十》))

朱子之學在義，故斂之而愈齷。(同上)

康有爲能夠批評朱子，這證明了他對朱子有一定深度的認識。

二、宗教思想方面

康有爲與佛教有深厚的關係。他在《年譜》中說：

光緒四年，二十一歲。……至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康南海自編年譜》，頁10))

光緒五年，二十二歲。以西樵山水幽勝可習靜，正月遂入樵山，居白雲洞，專講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既而以事出城，遂斷此學。(同上)

這是康有爲自敘學佛的經驗。如果從《孟子微》中來看，基本上，康有爲是

肯定佛教思想的。他認為「佛學除人倫外，其餘道理與孔子合」（《萬木草堂口說·孟荀》）。又由其他的著作中常可以看到他對佛教的推崇與肯定。如：

以佛釋儒書，「天命之謂性」，潔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即佛氏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萬木草堂口說·中庸》）

《中庸》一書，先言效驗，後說道理，可比佛氏一部《法華經》。（同上）

孟子用六祖之法，直指本心，即心是佛也。（《萬木草堂口說·孟荀》）
這種儒佛相互參證，比附的現象，在《孟子微》中隨處可見，如：

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孟子微·自序一》）

《大學》言「克己復禮」，《詩》言「予懷明德」，《書》言「克明峻德」，以及佛氏之「明心見性」，皆先養其魂靈也。《論語》言「克己復禮」，《易》言「懲忿窒欲」，以及佛氏之「降伏其心」，皆以御其體魄而已。（《孟子微·心身第三》）

佛為外道所譏，若孔子之為佞，孟子之干澤，求全之毀也。（《孟子微·辨說第十六》）

人之靈明，包含萬有，山河大地，全顯現於法身，世界微塵，皆生滅於性海，廣大無量，圓融無礙，作聖作神，生天生地。但常人不識自性，不能自信自證自得，舍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耳。如信得自性，毫無疑惑，則一念證聖，不假修行，自在受用，活潑潑地。……禪者養其靈魂，秘為自得。後儒不知，斥為異氏之說。（《孟子微·總論第一》）

由此可見佛學對康有為的思想影響很大。他甚至說：「佛學有三世」、「孔子有三統、三世、儒與佛同」（《萬木草堂講義·七月初三夜講源流》），這說明「三世進化」的思想受到佛教的啟發與影響。

除了佛教之外，基督教也融入了康有為的思想理論之中。康有為所提倡的「孔教」，基本上，就是模仿基督教的形式；不僅形式上模仿基督教，在《孟子微》中，康有為所說的「仁」也就是基督教「博愛」的精神：

仁者博愛，己欲立而立人，思所以安樂之，無使一夫之失所，然必

當有仁政，乃能達其仁心。（《孟子微·仁政第九》）

由此可見康有為所謂進化的最後階段——太平世，代表著孔教、佛教、基督教等精神的綜合與想像。

三、西洋學術方面

根據《年譜》的記載，早在光緒五年，康有為就與西書接觸，「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李□環游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11）。光緒八年「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光緒九年，他延伸了西學的觸角，「購萬國公報」，「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因此，康有為的思想開始受到西學的影響。「是時絕意試事，專精問學，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俛讀仰思，日新大進」。

光緒十一年，「頭痛大作，幾死」。臨死前的「聞道」之作——《人類公理》，該書的架構與原理，不採用中國傳統學術，而是以「算學」、「幾何」為之，可見他於西學的自得與推崇。「既而得西醫書讀之，以信西學之故，創試西藥，如方為之，乃漸效」，在中醫束手無策之下，西醫反而救了他一命，這個經驗必使得他對西學更具有信心。

在《孟子微》中，康有為常以「電」或物理現象來詮釋原本是道德性的議題，如：

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孟子微·總論第一》）

今電線能通言傳聲於千萬里，氣之接聯通貫至易見也。（同上）

窮物理學者，不過考其天則而已。剛柔飛潛，各如其則而適其性，則能用之。……金類傳熱，電氣通遠，因其則，故可為電線，傳聲傳言。若夫人之貴於萬物，其秉彝之性，獨能好懿德。好之云者，如磁之引鐵，芥之引針，其以太之所含，能與懿德合而攝之。如陽電陰電之相吸也，非本有其電，則不能與他電相吸。（《孟子微·性命第二》）

則報應之因，在前百數年者，至今乃發。如光如電之極速，而亦久乃傳到，並非異也。（同上）

誠者，如日之含熱質，運熱力，自然大發其光……思誠者，如蓄火積薪生熱力，……有日之光熱射於地上，則萬物受其動力而大生；

其小者以電以爐，亦能蒸汽而生物。……精神所感，電氣潛通，曾母鬻指而子痛心。（《孟子微·貴恥第十四》）

這證明了康有為受西學的影響很深。

在康有為的「三世進化」思想中，雖然以孔子的「仁」作為人類進化的動力與目標，但是光靠道德是不夠的，還必須藉由科學的力量，始能達成。他說：

凡大地皆自小併至大，將來地球亦必合一，蓋物理積併之自然。但其始道路不通，文物未備，難於治遠，故不能不需以時日耳。元得亞洲，而卒不能長駕遠馭，固由無道，亦由道遠故也。當時往欽察，須馬行三年乃到，安能駕馭？惟今汽路電線，縮地有方，然後乃易定於一。（《孟子微·仁不仁第七》）

至於太平世，眾生如一，必戒殺生。當時物理化學日精，必能制物代肉。（《孟子微·總論第一》）

可見人類的進化必須有科學作為後盾與支援。由於康有為明顯地受到西學的影響，所以黃俊傑先生才會寫作〈從「孟子微」看康有為對中西思想的調融〉。

以上所舉的宋明理學、宗教思想、西洋學術三者，對康有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響。但筆者限於學識的不足，無法觸及這些領域。因此在詮釋《孟子微》時，倍受局限而對康有為的思想無法充分的開展！

由於學識的不足造成的局限之外，筆者的生命情調與康有為截然不同，再加上思想經驗的缺乏，基於「凡相同的才能彼此認識」的原則之下，筆者是不可能「認識」康有為，至少「同理」或「同情」式的了解是不可能。因此只能將康有為作一「客觀」資料的處理。

然而要處理客觀的資料，就必須要有客觀的方法。那麼什麼樣的方法、架構可以詮釋一套思想？這就成了寫作本文最大的困擾。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本文採用一般詮釋的方法，首先從「時代背景」、「學術淵源」等進行思想「外緣」的詮釋，接著論述《孟子微》中較為突出的特色，例如「神化孔子」、「三世進化」、「因時觀」、「人性論」等進行探討。

第二章 《孟子微》寫作的時代背景

康有爲在《孟子微》中，所提倡的「三世進化」思想，主要目的在於提倡變法，依「三世」的順序進行政治改革。因此本章所謂的「時代背景」，著重在介紹康有爲提倡變法的努力，主要有光緒十四年之後的七次上書、戊戌政變等。至於康有爲的身世背景爲一般人所熟悉，所以本章不再贅述。

第一節 第一次上書不達（光緒十四年～十六年）

光緒十四年（1888，三十一歲）的夏天，康有爲到北京應試。那時正是日本占琉球、法國吞安南、英國取緬甸，中國邊疆危機四起，南方蕃屬相繼喪失之後。康有爲游長城、攀西山、登高遠望，頗有山河人民之感，《年譜》上說：

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閑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爲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康南海自編年譜》，頁18）

變法的緊迫感，促使他提筆寫信給當時頗有名氣，又爲光緒皇帝所信任的大臣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等，「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他在信中表示：變法維新已不能再緩，同時責備這些大臣未能克盡職守。康有爲此舉造成「京師譁然」，徐桐更是大怒，斥爲「狂生」。

依朝廷慣例，布衣是不可以上書的，更何況「當時大惡洋務，未有請變法之人」，而康有爲「以至微賤，首倡此論」，使得「朝士大攻之」，惹得一些大臣對他大肆攻擊，並將上書予以扣壓。

康有為在京師久了，對時局漸漸有所了解。他看到慈禧太后大興土木，修建頤和園；軍機大臣孫毓汶與宦官李蓮英狼狽為奸，把持朝政，於是「士夫掩口，言路結舌，群僚皆以賄進，大臣退朝，即擁娼優，酣飲為樂」，在這種局勢之下，「不獨不能變法，即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他非常失望地表示：

久旅京師，日熟朝局，知其待亡，決然舍歸，專意著述，無復人世間志意矣。（《南海自編年譜》，頁 21）

於是在光緒十五年九月，他離開了京師，十二月，回到了廣東準備「專意著述」。

第二節 教學與著述（光緒十六年～二十一年）

光緒十六年，康有為回到廣東不久，將住處從南海縣搬到了廣州城的雲衢書屋（「先曾祖之老屋也」）。在六月和八月，分別收了陳千秋、梁啟超兩位弟子。

翌年（光緒十七年），康有為在長興里正式開堂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以「勉強為學，逆乎常緯」作為治學的宗旨。對當時佔學術主導地位的漢學和宋學進行抨擊。向學生灌輸衝破傳統、改革救國及變易進化等觀點，「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將鮮明的政治主張貫徹到教學中去。因此，教授的科目除了「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之外，增加「經世之學」一門。「經世之學」的內容有：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應用學、群學（社會學）等。除此之外，西方科學知識，也是教授的重點。學生之一的梁啟勛回憶說：

（康有為）講學重今文學，謂古文是劉歆所偽造，……除中國古書外，還要讀許多西譯書，如江南製造局的有關聲、光、化、電等科學著述數十種，皆所應讀。容闥、嚴復諸留學先輩譯本及外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譯本皆讀之。（《萬木草堂回憶》，《文史資料》第二十五期）

由於康有為的講學帶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新鮮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生前來就讀，由於學生不斷增加，學舍一再易址：光緒十七年在長興里；光緒十八年遷到衛邊街鄭氏祠（今廣州第十三中學），學者漸眾。曾任四川知縣的廣西